



屏溪先生集 十三

書

六三十一

^16  
2419  
12





2419  
30-2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書

答洪幼萬 ○ 四

與尹仲玉 琰 ○ 三

與金景河 漢一 元輔 聖柱 ○ 一

答李日章 憲未 ○ 四

答朴保卿 宗哲 ○ 二

答朴士謙 宗光 ○ 二

答曹時若 簿 ○ 五

答曹時若大有 霏 ○ 三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三





答李士彥 挺俊 ○ 二

答洪汝文 得聖 ○ 一

與宋聖休 龜相 ○ 十二

答曹文儒 命敷 ○ 四

答李士亮 寅和 ○ 二

答李士亮金幼道 砥行 ○ 一

答南和徵 尚薰 ○ 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書

答洪幼萬 辛巳

吾黨不幸忽聞洪克念訃此何事也與汝四相對一  
慟今日共成三月之制萬事已矣痛怛復何言志尚  
材識其成已許大矣若使久視則又何可量也衰世  
運氣無怪其不能保得此箇人矣最是余老矣謂必  
哭我而任我之後責今反我哭渠死天喪之語雖不  
敢引而自道而誰慟之悲終何能已也况念渠老慈  
親兩箇孤孀無叟可依未知畢竟去留如何也尤可





慘也見抵兒子書雖在大喪葬前成服則爲之雖朋友之總似無不可成之義而尤翁於慎齋則加麻於滄洲則否此可三季內而其所處如此故兒子謂師與友不能無輕重渠亦今日只參哭而不成素帶之制未知果如何也諒處之也

此文字被亨叔及諸士友之勸不得已勉就而送覽須商之第此心性義理爲今日論學之大議論而前此無之實自吾師門門下諸人之發而舉一世紛紛其歸不免爲儒釋之歧而主此者甚孤此漢之後更無人擔當大張口言之者誠一吾黨之憂也於此特

書如此未知如何須諒示之而字句間未妥者亦不可不商之也

答洪幼萬

聞有讀禮之意甚幸三禮之工固不可已而古禮之煩瑣難行宋夫子屢言之以今見者言莫如斟酌損益之家禮也讀家禮則又不可無輯覽以家禮爲主輯覽爲旁照通貫無礙推及儀禮上通禮所自出處而兼讀禮記則可知聖人制禮之本矣如問解等書亦可知目下疑節之難通者爾但禮有大經小節先整綱領然後其節目制度須用詳細工夫不可以麤



心可了幸商之

答洪幼萬

壬午

光陰看看垂罄祥事隔月想孝思撫慟益切號隕也  
 不佞惟有一幸者哀苦窮餓之中能日親近書冊講  
 說可聞也哀不免為晚學而近來義理之說多警發  
 人者何但為自家之秉燭實吾黨之喜也示知覺說  
 哀所主者即農翁說也先師說與農說各是一義本  
 不可一主而一棄也蓋心之知覺能知能覺者專屬  
 氣不可謂智之用農翁之見每重疑心之知覺故不  
 省知覺之為智之用也先師每言智之為知覺之理

亦不契於農說正好各究其說而通其義以朱子說  
 言之中庸或問能知覺專屬心語類以為合理氣成  
 知覺所謂成知覺即知寒也覺暖也知此事覺此理  
 者也心之知覺靈靈昭昭有可以能知覺之氣而未  
 有所知覺之事及至知此理覺此事則此庸序所以  
 知覺者不同也是合理氣而成知覺也既合理則其  
 理不可謂仁禮義信而當屬之智者明矣此先師之  
 意也哀謂智為體則是非為用如仁之用惻隱禮之  
 用辭讓何可以虛靈知覺為智之用也哀徒知知覺  
 之為虛靈之用而不知知此事之為善為惡覺此理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之合與不合即辨別是非之義也知覺與別是非何  
可分而異之耶幸於此一段着眼看則庶可醒然矣  
淡衣續衽說士賓之尺裕二字之倒印逕斷古傳  
者固如何而第其爲說則亦自妙絕似聞黎丈以  
此說爲奇特云取之無不可耶

尹士賓尺裕二字倒印之說程朱以下許多先儒無  
此說何可容易從之三代正服只有淡衣其長短廣  
狹之制甚不合後人眼目故文公家禮已有服妖之  
歎後來白雲朱氏諸人論說多端至崔錫鼎有續別  
衽裁破腋下而極矣蓋皆不知此衣裳幅尺之數皆

有法象只爲僂體之故而妄自紛紛此不可不知也

### 答洪幼萬

成服前廢祭曾子問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大功  
酢而已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齊衰大功既入於  
九不祭之數而旋曰自齊衰以下云云者門外之  
喪絕異於同宮故耶今之大夫若聞外喪則雖暮  
功之喪成服前亦依此不廢祭耶然則雜記所謂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豈不逕庭  
耶惟三季內朔望殷事雖間於下室之饋上所謂  
既殯而祭者實指練祥時忌而言則不必拘於此



而并停朔望之奠耶

曾子問九不祭者似是將祭而有此九等喪則其廢而不祭者同云其中或三季不祭或葬前不祭或成服前不祭各有其等但其祭之之儀節亦從其服之輕重而省減之差等者如不侑不酢室中之事而已陳氏本註不詳觀於栗谷先生說此大意似可推知上食亦象生時亾人父母喪則成服前似當停止小大功總雖不得一一用象生禮而期則依三不食之義停三時上食亦宜耶至於殷奠成服前皆當廢之曾子問所謂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指妻之父

母母之兄弟姊妹也妻之父母於己服雖輕妻以主饋之人聞其父母喪攀擗哀痛此時室中光景似不遑於整齊備祭抑以行祭恐違人情第禮意絕嚴亦不可斷以廢祭何以則可耶

以外黨妻黨之服廢祭於祖先全然無義所以聖人使必祭之也第外祖父母妻父母之喪則母與妻方號擗哀慟豈暇念誠心整頓備禮行祀耶時祭則雖告期之後更爲口告而退行成服之後似可若是忌祭則遭喪婦人姑移處於別室或廊下使他婦女或婢妾輩備祭而行之耳但宗子則在未成服中祝文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三  
措辭使無服者祭之似可更商之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如未視濯則使人告於君告者返而後哭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歸五禮儀凡散齊聞大功以上致齊期以下喪及疾病并聽免君祭雖重父母之喪何等罔極爲人子者豈忍抑情遲待耶雖兄弟之喪既宿異於臨祭始事之日則亦何忍遲待三日必與祭而歸耶五禮儀所謂聽免者甚合於天理人情矣但己若以獻官差祭 陵

寢外儀已請班行將齊而聞暮以上喪則比視濯不翅加重欲卒君祭則人理抑塞欲次於異宮則陵寢單差獻官急難變通又不可由我而廢君之祭也將何以處之

將祭於 廟社陵寢之人若聞私服則其處之之道大略依雜記說行之而來示勘論正合於公體私義此禮先師答趾齋閔台書詳之考覽如何京中則依五禮儀庶可有聽免之道若 陵寢單獻官填祝之後則沒變通如此者雖親喪姑勿使之傳訃可矣

與尹仲玉 琰



先師寒水先生文集序顧我江漢之思非不欲極意揚厲其於棗棗之不可選何哉人物性同異之說即師門繼往開來之豐功大業故單提說出以爲一篇宗旨此可與知者道竊恐印行之後被一場狂鬧而只可任之而已

答尹仲玉

庚辰

承示審慰近履珍迪咫尺溫宮前星垂耀歡欣慶忭祇獻山斗之祝高明以舊僚來守茲土夜對從容恩顧鄭重爲之感幸筵話有此錄寄仁民愛物之睿德至善迴出尋常吾東方太平萬世臨書攢頌耳

繡衣果已復路否其歸奏九重之言庶幾不出此錄中矣京耗如有入耳者幸有以繼此破囂也

答尹仲玉

瞻言耿挹垂問際慰况諭學履清重俯托果齋文烈公墓文顧此老劣久拋筆硯恐不能鋪張盛烈以耀來後第謚狀與碑銘既有尤翁所述謹當撮其要略仰副勤索也忠簡公碣則請之季君果得之季君文氣筆力勝似老劣爾

與金景河

漢一

元輔

聖柱○己酉

曾知近住僧舍爲時文計想被他纏繞已撤講理舊



業矣然此亦不可已則當專意事事日有課程毋墜堂上勤企之意也最是少輩合席之地語笑謔浪易歸流蕩程先生奪志之患不但爲名利之害心術也此等乖了志氣者亦皆爲吾之患必須留意而點檢之元輔頃示近體一章和之久而茲錄呈拙陋可媿第其說則非我之言皆先儒義理賢者取之誠不爲無助矣高才妙年發軔正路若從此篤力何事不做冀待之深故所以語之者不淺幸亦加念

答李日章

憲未○癸丑

成服條或稱嫡子或稱長子嫡長義之異同如何

雖稱長子有未立嫡者雖庶子而立嫡則亦稱嫡子長子嫡子固多有異同者也然成服條或稱嫡或稱長其意一也

古禮牀上大斂後入棺家禮致衾于棺舉尸納之家禮從簡故無大斂布絞衣服只設衾于棺上而納尸而已今世皆用布絞衣服一如古禮而施斂反用家禮棺上之文彼此無當依古禮牀上大斂後入棺誠得矣

既云主婦謂亾者之妻祭則橫渠云當夫婦共事此指孝子之妻耶



初喪亾者之妻為主婦而主治亾者衣衾初虞以後主人之妻為主婦而共承祀事矣

古者命士以上皆異其宮室此果何意

位至大夫則眷集洽多而體貌自別似不得不異宮而雖士亦有南宮北宮東西宮之別此上古之例也

小記父没母在嫡子為其妻杖而禫通典賀循曰庶子則父没母在為妻杖而不禫此果何義喪服註若父在嫡子為妻不杖庶子則得杖以此推之父没庶子為妻尤似杖而禫也

禮杖則有禫又母不壓尊勿論長庶子父没則雖母

在皆為妻伸杖禫也

祔祭則行于祠堂忌祭必出正寢何意

祔祭無哭故行祠堂忌則哭故出主於寢矣

時祭省牲益殺耶既云省牲而具饌中只設庶羞何也

省牲親見其殺矣太學釋菜禮判與齋任親見殺牲矣殺牲具庶羞未為不可也

醋瓶鹽櫟陳器時有之而祭時別無用之之文

醋櫟之醋似是以醋瓶之醋盛於櫟而用之鹽櫟陳器時設之而備要初獻下註炙櫟鹽在右云恐是以



此鹽樛之鹽用之耳

大祥具有酒罇及勺而祭時既有酒注及盞則別無用罇勺之事當用於何時耶罇勺之制願聞之罇則盛酒加勺置于東階卓上酌酒三獻時以勺酌罇中酒於酒注而用之如時祭拭瓶口實酒于注也罇勺之制今之校院所用乃其制也

答李日章

甲寅

長書垂示阻餘尤慰况承向學之意切切足以見雅志所存有志如此終豈無成却喜吾道之將不孤也非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學者固貴讀書而學本非

讀書之謂日用間事無非己分事隨處省察使合於理則此卽是學也古人之負米耕養豈專靜坐讀書耶當極窮困之際則尤宜念君子固窮之義而益猛省於窮斯濫之戒雖菽水疏糲恭盡吾職而已若過用心力不裁以理損吾志而傷吾義則反不得爲孝矣此亦不可不知也荐饑之餘無人料生每念左右奉親之艱未嘗不如自己饑而無手可救徒爾憂歎金元輔作千古人傷惜久而不已今日何可易得德冲遠入深峽可謂果哉未知其必是得計而亦不知其非得計不得挽止矣惟是遠別誠足悵然也近日



少友輩或亾或離又多居憂又如左右家幹相掣亦不得相從寂寞之歎誠如來教矣太極問理氣說後俟從容答呈

答李日章

庚午

夜氣清明之時本然之性昭森呈露即所謂仁義之良心云者誠得無容改評矣其所謂夜氣即單言氣之心也非聖人則此氣不能長時清明故其措亾之時不得存此仁義而謂之良心也盛說蓋得之

答李日章

壬申

朱子答陳淳曰天地善在先而性在後人物性在

先而善在後天地則渾融發育而後人物各正性命人則成箇性而後善方有所措而云然耶來示得之善在先而性在後者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也性在先而善在後者即仁義禮智爲體而四端爲用之謂也商此則可知矣

朱子斥陸子壽鵝湖詩易簡工夫終久大以苟簡容易目之蓋易簡久大語有所受則不知其有病而如是斥之何也

乾易坤簡之義朱子豈不知之子壽之詩意出於此者亦豈不知哉但子壽之學自謂主於乾易坤簡而



終至於苟簡容易則其弊與釋氏之簡便自私者同歸安得不斥之朱子之意蓋如此

先輩文字多以該理事摠道法雙柱說去理與道是形而上者事與法是形而下者云云

理與道是形而上事與法是形而下云者然矣道亦理而理之流行者謂之道法以事言而事之合於則者謂之法商此則其字義之淺深同異庶可言也

或問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於一人之心所謂用是指心之用耶抑理之用耶

其用之用云云萬物之理與人心所具之理同一理

也物理之用雖千殊萬別皆不能外乎此心之理也

朱子曰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袞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云云

此所謂精英未必指心而精英之精英既有分數如此則所謂精爽之有分數亦可知也更商之

答朴保卿 宗者○己未

天以理氣賦成人物人物受是氣而為形受是理而為性氣異故物物之形各異理同故萬物之性皆同是以中庸天命之性統人物而言之也朱子於章句亦言人物各得五常之德也蓋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闕一則成造化不得故雖蟬螭塵芥之物亦皆備五氣以成而有氣則各有其理朱子謂物物各具五理此言備五氣故亦各具五理也然所謂仁義禮智之目則本不可下着在物性上何者天命物受雖莫非同此一理隨其氣之異而名稱各異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在天在人實同一理也而其名既異在人如肝腎脾肺亦是五行之氣之成則非不各有五行之理何嘗以肝之理謂之仁肺之理謂之義腎脾之理謂之智信耶必於心所該之理而名之者蓋人方寸之內五氣精爽之該貯而能虛靈不昧

故於此所寓之五理名之以仁義禮智也物之理非異於人也無人之虛靈故其理不得稱以仁義禮智也氣之爲物不齊者即本色也正通偏塞固不能無也而正通偏塞之中亦各有多少般數今以人之正通者言之清濁相雜粹駁不同千萬其差若以謂氣無差殊而如理之一而已則人與物聖與愚何藉而成等分耶

鄙說謂天命之性通人物言而同出於一原左右之見亦與此同不須有多少說矣但左右之意以爲仁義禮智是性也性即理也而人物之性同此理也則



物之性何獨不名之以仁義禮智也其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性即理也者在人則然而存物則不然何者天命之性從源頭一原處說下故人物同受此理此所以其性之原無不同也若仁義禮智云則至稟受後各因其所囿地頭而名之故雖單言理而不能不異其名也是以從源頭言之則朱子以爲人物之性莫非此仁義禮智之理及各因其稟受後言之則朱子又以爲仁義禮智之粹然物則無之今左右據人物各拘形氣之後而只以理同也渾稱物性謂仁義禮智然則物之理不獨與人同亦與天之理無不同

也禽獸草木之性其不以元亨利貞名之何也來論以爲性有貴賤之別者以其形氣之異也此說誠然人物本非理自異而性以之異也實因氣之異而理隨而不同故從其異者而名稱之不同也仁義禮智是性之貴者之名非賤者之可以冒稱也鄙之前書所謂物之理非異於人也只是無人之虛靈故其理不得稱以仁義禮智也云者正此意也左右同此說而謂之疑惑者何也

氣本不齊故正通偏塞人物之大界分也正通之中又有清濁粹駁之異者言人之稟受各自不同也所



屏海集 卷之二十三  
謂湛一本色則雖駁濁之稟若值未發之時則其爲  
氣像如此也非謂駁濁之中別有湛一之氣也只是  
此駁濁者或能靜而不用事則霎然之頃亦可爲湛  
一氣像矣

答朴保卿

壬戌

今九日書忽爾入手即安信也目下彌天癘氣保得  
吉利何等慰喜看書有疑之示又是好消息程子不  
言乎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此蓋疑必究竟而進  
進不已之漸也將此以去畢竟都歸冰釋幸加意慥  
慥也所詢大學有定之意章句謂心定或問謂理定

蓋事物各有定理學者窮極他知得定理之當止處  
則此心能定矣章句只言心定則物理之定者包在  
其中或問是章句之註脚故始詳言之實無異義引  
詩言止而君臣父子之或順或倒此非係義理重緊  
不必深究第以父子言之父雖當先以孝慈言之孝  
爲重故耶最是理氣一物云云此大義理所存也繫  
辭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程子以爲器亦  
道道亦器也此言其一也蓋不合看則離焉而成造  
化不得不分看則又混淪而無別是以朱子論太極  
陰陽每以一而二二而一之意言之將此看下凡說



理氣者隨其地頭無處可礙矣或問必得是理必得是氣者各言其理氣之所從賦者凡有形之物莫不具理氣以生理則太極之理而為性氣則陰陽之氣而為形體與運用之氣以心性言之心之理性也性之氣心也竊觀盛意以為心各具理氣性各具理氣者然則太極陰陽各具理氣此甚義意幸詳之  
中庸首章率性之道道也者一道字而一訓以當行之路一訓以當行之理抑有何義耶  
道字若與性字對待言則性體而道用故以路字言之只言道字則多兼體用說率性之道之道性之用

也道也之道兼理之體用言訓詰自不得不異矣  
所謂鬼神果是何件物而其為德之盛如彼耶  
鬼神二字實指陰陽之靈處言也全是氣也形而下也至言鬼神之為德云云則亦兼鬼神之理而言也  
此章首言鬼神之為德末言誠之不可揜則中間鬼神之氣之許多功用莫非此實理之所為云耳此章最難看愈看愈疑更商之

答朴士謙

宗光 ○ 乙丑

別幅承領句句切實耳邊幸得規音矣非君曷之有此雖東郊瘦馬無望長途豈不思受策進步耶問目



下段非禮節之爭而已不欲干涉諒之

答曹時若

薄

凡奠必有斟酒焚香哭拜之文獨遺奠下無之奉魂帛升車後始獨云焚香何也

斟酒焚香哭拜已蒙上文於此不必更言升車後焚香是別伴節次故必言之矣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云必俟三月者何也士之踰月葬者其禮已然矣虞而即行卒哭何待於三月小記註說不知何意也朱子與曾擇之書考之可見然若有故報葬者用小記說待三月亦可

翰墨全書祖父母喪云縗服

縗服之稱曾見服長子斬衰者自稱矣翰墨全書說如此祖父母期服人稱之亦好矣蓋縗者衰也古禮有期無衰負版辟頌故獨於祖父母期稱縗服耶

答曹時若別紙

甲寅

以尊伯父身上言之既在大喪未除之中固無為妻行禫之義而諸從氏十五月之禫不可不行則亦宜為子伸禫而祝則用父主之禮矣未知如何禫是漸吉之祭喪中固可無禫而既為子而伸禫則禫實喪餘哭泣之祭以淡衣孝巾參祀如忌祭之權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行未爲不可既參其祀則祝文當自主之如以此爲未安則以喪中不可主祭之意祝文中措辭使子代行之如何更詳之也

答曹時若 乙丑

有人無子而死葬未立主葬後立嗣可以追造而當題於何處亦有告由之節歟

當初不立主大是失禮今既立後則不可不追造曾聞神德王后追題神主於景福宮舊墟蓋以魂返室堂之意必於常時所處之地而題之也今欲追造神主當於亾人平日所居之室題之若無則勢似題

之於墓所矣極是變禮何可無告由之舉耶告由似在題主奉安之時矣

贈後主人哭再拜在位者無哭拜之文五服之親全無拜訣之節有所不忍皆哭拜如何

主人贈玄纁後再拜者乃爲贈玄纁而拜也如奠爵後拜也餘不敢拜也無於禮者後人任自擅行則非謹嚴之道也更詳之

人或拘日時之說有戊亥時下棺者題主反虞將卽夜行之歟若行於明日則祝文以翌日書之歟古禮則禮事皆以質明行之虞祭必日中而行之今



既不免於時日之擇則下棺或戌或亥者亦不能無  
之大抵禮意人之始死也神魂猶依附體魄及其形  
歸窀穸則神魂飄揚無所依倚故纔及平土既題木  
主虞以安之雖戌亥時下棺因不住壙役即題主行  
虞則窆與虞雖隔日相去近遠與日中虞無異揆諸  
禮意亦何大傷多見世人不知古禮即虞以安之意  
或題主之後爲其董役終日而後返魂者此雖同日  
虞其失禮而未安者反甚於隔日而即行虞者也祝  
文則當以行虞日爲之矣

答曹時若

辛未

賢閭違世驚愕不已合沓義重情理之哀傷固宜不  
自堪任而朱子於劉夫人喪後以米鹽看當爲悶况  
尊上奉二老人菽水之供無與相商量悼亡之懷想  
益觸境難料也權行再娶之示妻期具三季之服不  
輕而重先儒之期後許娶己是權宜則權上用權不  
成道理此則大防誠難變而通之也至於卜姓素志  
之不在則不須言而雖或破戒亦不可議之於墓前  
此等禮節不可不自慎尊家在嶺南爲士友望觀瞻  
之地尤宜兢兢

答曹時若

乙酉



或曰大學言心故序論性必詳中庸言性故序論  
心必詳此言如何

此雲峯說而見於中庸序末小註可考也第雲峯說  
本可疑矣凡序文發其宗旨而言之大學孔子言明  
德曾子言下釋之而以德一字及明命釋之其言明  
德之主性可知而其明之之工則正其心明德始明  
條目中心字不過以明明德之工夫而言之其一篇  
宗旨則明德而德即性也胡氏之大學言心而不言  
性者全以明德爲心也既不可知中庸雖特首言性  
字天之所命者理而命之者氣也人之所率者性而

率之者心也其下戒慎慎獨莫非心上工夫胡氏之  
中庸言性不言心者亦恐全非蓋朱子學序首言仁  
義禮智之性者即明德之所主也盡其性者言聖人  
自明己德之義也治以教之以復其性者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之意也此以大學宗旨之在於  
明明德故發其宗旨而言之也中庸序以中庸是聖人  
傳道之書自堯舜執中而言之中理也即性也執之  
者心故舜精一之工全在於心此書全主性道而言  
者豈以心字之不言而故言心字耶蓋聖人相傳者  
道而率性者道也堯舜以下皆以性理爲主是以堯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舜禹三聖以執中相傳成湯之言恆性文王之言元亨利貞皆以性理首言而庸學亦如上所云論語之大義理如一貫復禮歸仁是孔子傳道於顏曾者而皆以性理為主孟子則七篇宗旨全在性善此程子所謂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理也心氣也主氣主理而聖人與異端之學分矣朱子每誦程子之言故亦於小學題辭以天道人性特言之後之學者不可不先知此矣

明德章句因其所發之發字性之發耶心之發耶以復其初之初字指性耶指心耶

詳覽明德章句上下文勢則發初二字之指意不難知矣蓋明德雖主於性既以明字稱其德則虛靈底心氣已却帶來矣德是性也單言則本純善惟其在於虛靈底心氣之上而心之氣自不無清濁粹駁之有萬不齊若其心氣之有濁駁分數者則必感於外誘而人欲斯生焉此所以純善之德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能無有時而昏若心並性情而言程朱每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此本體二字亦指德字而言雖為其拘蔽然德之本體純善者未嘗息而時時發見如四端之種種發出來故學者因其所發之



善知德之本善者人皆有之而用克己操存之工使此心之氣變濁爲清化駁爲粹則德之所發無不復其本初之善此所謂明其明德者也由此言之其發者心氣之發而所發者性也小註朱子說四端之發者正謂其性之發見而言也此章句本釋明德之義而本體字實指此德字而言則其發與初皆從德字言者明矣若以本體與發與初云云皆從虛靈之心言則明德全是氣也全非全非

答曹時若大有

霏別紙 甲戌

沈生鏞八月初來見爲傳善山疏廳書其書主意蓋

以從祀事累季靳 允寧單舉允翁泮請後又卽單舉春翁無害於尊賢或冀有濟事之道云云而末言懷通之非矣鄙答書大意垂四十年并舉之意今忽單舉則雖自謂非出於取舍之意而人心不如我心其孰信之終不得爲濟事之圖而徒歸於一停一舉使同室之中士論乖裂豈非不幸之甚耶云云渠以單舉爲堂堂正論余謂此異當初始發之時今既累季并請之後若而後生何敢任自取舍耶以士林言之從祀之論莫重尊賢之道亦莫重於從祀以先輩所處言之慎齋九菴與先師於前後從祀之論豈無



微意於其間而并請已發之後則無或立異者亦豈  
無難慎而然耶并舉之論今不可猝然廢而單舉也  
沈君以爲門下之言雖如此疏事則實同已發之矢  
勢不可中寢云余謂既問我故陳吾意而已疏事之  
停不停非吾可干涉也歸後見公州一士人書則沈  
君歸過堤上以鄙人畏怯於溪北諸議云聞而笑之  
今見來紙則抵左右小札大相逕庭既來詳問而一  
反於所答之言已非誠實之道而以此中所無之意  
瞞報於左右者又不成道理真人固未易知者也聞  
士友之議多勸左右移書自明致罰之由云此則極  
多事惟宜閉戶看字無更干涉第一道理也

答曹時若大有

己丑

濂院奉安文頃日金生宗植來請故不免應副蓋濂  
溪則既有異論 朝令申禁之下不宜擅舉而當初  
本院之以先輩降屈於後賢之配位全不成學宮尊  
禮先賢之道只就前製奉安文刪去濂溪奉安之意  
依尤翁隔壁之教以惠靖二公各尊西邊之義略改  
以送未知前日異議者果謂之何如也

與曹時若大有

丁亥

蔡五峯斥和一疏無媿三學士而終與清陰諸賢同



羅雪窖之禍名節卓然可以傳示於今與後矣尚不配食於鶴駕清陰之祠此則嶺士之羞也然而事係書院者無益於言之今日而但子孫方營立碣石若而貧士家私力大不逮將不免於中寢云誠可惜也士林若相與通議聯名呈單於營邑則吾黨有志之人孰不樂聞而與助之哉果能相助而使五峯公名節入刻琬琰終能萃泰山而昭日月則在嶺下士林豈不與有光耶僉須通議於可與議者如星州之尹斯文勉貞商量圖之如何

答李士彥

挺後

傳七章愚意實兼體用與動靜工夫沙溪曰正心者正其心之用也用得其正則心之體亦隨而正條辨曰章句能察必察是動工夫敬以直之是靜工夫且忿懣等四事是用而動不有忿懣之時是靜而體

沙溪說及條辨說皆好矣大學一篇元無言未發靜時工夫者正心章亦只言心之有所不在之病而已蓋工夫到此發後既無此箇病敗則靜時自有鑑空衡平之體矣或問始詳說之矣

章句欲動情勝愚伏曰此欲字非私欲之之欲如



孟子寡欲之欲沙溪非之曰寡欲之欲不可無欲  
動之欲不可有谿谷曰鄭說固好愚意當從沙溪  
說未知如何

愚伏說不然欲字不以私欲之欲言則心之用何由  
而不得其正耶且其文勢易看欲動情勝不可不一  
意看情勝非私欲之勝耶沙翁說果好矣

傳八章兩人字愚意皆是眾人常人非君子也蓋  
借眾人常人之辟而加戒正心之君子也

人指眾人則君子亦在其中借眾人之辟加戒於正  
心之君子云云似不然矣

傳九章不出家沙溪曰若能自修其身以教一家  
之人則身雖不出家庭而自然感化一國朴洞之  
曰治國之道不出齊家愚意當如朴說云云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乃化上說孝者所以事君以下  
言其孝與事君一致之意也在我而孝弟慈於家則  
國人自能觀化於下是誠教於國而孝能事君弟能  
事長慈能使眾亦自是一理矣沙溪說與朴說似當  
俱取之矣

答李士彥

庚戌

今春調遣益窳儉溪堂尚亦不得重泥然陽昭日敷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三  
山花報信若吾士彥趁此一來則可與一徜徉也陶山先生謂學者先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於此鑽研咀嚼久久不撤方始真知其味可悅而得其力也士彥既有兩程夫子慨然之志矣須取陶山此法俯首抑心大故做一場工力也不然而擬議等待歲月不與則進不得爲學聖人之徒退不得爲決科舉之人卒反歸於半上落下之地矣可不慎歟幸自念之

無適無莫

無適無莫謂於此而無必可爲之意於彼而無必不可爲之意惟從義處做去也若無惟義二字則無適無莫底便囹圄無辨識底人何足言也

長子斬出入時衣冠當何如稱人自稱亦當何以長子斬衰之人出入當着麤布直領麻絞帶平涼子矣慰書某官下云縗服前自稱亦當以此曾見先師遭善山文喪稱縗服矣

答洪汝文

得聖○壬午

未逮事之祖考妣忌日父歿後以未逮事不哭之文遽止前日之哭耶

聖人制禮參以天理人情誠實無僞哀則哭不哀則



厚溪集卷之二十三  
不哭祖先逮事則哭不逮事則不哭皆無偽之意也  
祖考妣之祭雖不逮事隨父參祭則因其父哭泣之  
哀而隨而哭之亦情理之當然父亾之後不哭亦可  
若念亾父在時哭哀之意而欲哭則哭亦似不悖於  
禮也

與宋聖休

龜相○戊辰

觀君氣清而志潔且有好學意業專則可成而只恐  
家貧親老役心冗瑣則不但妨工而已此絕可念凡  
遇難僂必將古人如我者而自擬焉可庶幾矣未聞  
顏氏之簞瓢以此損學也隨事講理隨分自適則日

用之間無非此學幸猛留意之此依帶別時掾矣

答宋聖休

君之志學已近先聖不惑之季須大着心硬着力庶  
幾矣若今日無所業明日無所得今年只如此明季  
又如此則何能酬此志之萬一哉勉之勉之家貧奉  
老事事看當豈不妨讀書之工而凡天下多少事皆  
人之所可爲則豈可捨事而爲學哉一日酬應能不  
違於理則即真是學也但此志不確而或奪於事則  
必違於當然之理是可念也宋賊文字始承覽矣心  
性之說無人不道而亦各主己見二老異同亦不須



辨也今又兩是兩非之論出則亦一新說正好一看  
但宋君以牛順馬健當本然踈齧抵觸當氣質誠然  
矣未知以健與順之各得者與健順之俱存者言之  
誰爲全而誰爲偏也其又曰微有所賦人之所賦亦  
謂之微耶以吾觀之其論本然之性亦得偏全之意  
南塘偏全作本然之謂恐亦分之也人心道心之義  
朱子章句之後白直無疑宋君之積學明理而其論  
不免與朱子說差異不可知也第近來心純善清濁  
之論專主氣一邊而從其體段而言之未論得失就  
其言而辨之而已人心者非心之體段也乃其發後

之一名目與四端之爲道心者只在情字圈中與今  
日所爭之心者理致不同以其有危者而以爲清濁  
之證作爲純善之辨則竊恐主清濁者未必喜其得  
一證而主純善者亦未必據此而服其非矣未知宋  
君聞之以爲如何也

與宋聖休

己巳

鄙家久行華髻其制實由於申叔敬之得於蘇堤者  
也壬午秋間亡妻往觀嶺邑歷八老谷尊祖母嫂氏  
見謂依然當日吾輩所行之制心信其不失於允翁  
家舊樣頃者宋生煥經之來略施他制今又見士能



書則蓋與此中舊制稍異士能大夫人曾在允翁膝下而爲此則此固不但可信聞於燕行人漢女髻樣與士能所示相近君須就士能家精受其制先着令愛頭上施之好矣以禮言之則許嫁之後宜先笄禮而今俗之過婚後必待婚家上髮極是陋風先行華髻以待婚家處分誠好誠好令愛躬進若難則擇使伶俐女奴傳授之亦可矣

答宋聖休

庚午

亾子年十五而死殤喪立主人多不行故小生亦不欲作主矣偶閱問解極言不立主之不可又虞

後當耐廟然則殤喪無卒哭而過虞後卽撤几筵耶所謂虞後指初虞耶既無立主耐廟之舉則於其設魂帛處限朞季爲朝夕祭亦或無妨耶

三殤立主不但沙溪先生之論如此禮家則無不立主况十五而死幾乎成長何忍其不立主耶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有服之殤似當限其服哭之如此則几筵限主人服前不撤虞後耐廟當耐之主耐祭亦當行矣幸博考而行之服盡後不撤几筵拖至一朞千萬不可商之○天子七虞諸侯五虞大夫三虞以其高下而降殺其數者觀之成人與殤喪亦宜有



厚溪集卷之二十三  
等似不可盡行三虞卒哭有無亦考問解諸書可也

答宋聖休 辛未

令從之喪用次子題主云此禮也九菴先生之所不許也蓋家禮全以宗法爲重故九翁之意每以舍冢婦而用次子則爲有奪宗之嫌屢見於往復書尺考禮疑答問立喪主條可知也古禮雖無婦人主題之禮既有周元陽祭錄而沙九兩先生亦引重於此今以次子主喪嫌於奪宗則其禮不得已以冢婦主題次子攝事以待冢婦之立後矣健叔以尹氏家事曾問於先師先師亦引九翁之意答之此則健叔想亦

知之矣九翁之意實十分難慎於此而不謂九翁之宗家無難於此也何不博考而廣議卒卒爲此也○令殤子立主行祔似得矣盡行三虞與成人之禮全無等差可疑而已過之事言之何爲服盡之翌月朔奠訖祔廟撤筵似宜而其朝先朔參告於當祔之位及其朔奠亦宜告祔於殤主入祔之後似更無酒果更告之禮矣如是則略放三年後入廟之禮可商之也若月朔不及行此則月內卜日行之亦似無妨

與宋聖休 甲戌

燕岐鳳巖書院是松齋沙溪兩宋所奉之所也頃年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以兩宋先生之并享於沙溪先生之下疑其師生并  
列之爲未安中間東西分首以奉以此往復於此僕  
以專享與他先生並享義有別也引黃山規例而答  
之以爲如遯巖則兩先生不可并享而此則本松齋  
書院也西上并享本無不安之義云則院儒果改從  
西上之禮矣昨年又以庭碑來托此中四先生論贊  
文字事體甚重初不當之數三來懇故不得已今春  
文成以送其後更無所聞未知如何計也

答宋聖休

示諭多少悉之記昔舍弟之在泮任也從祀疏通四  
面而至單并之間議論紛然吾輩實無所主而適侍  
江門有所仰稟先師之微意亦可仰知矣及李器甫  
爲泮任以此書稟而至舉鄙人所聞仰質則答以爲  
與瑞膺答問時則士論姑未發端故欲博詢熟講今  
則湖儒已發太學似不可中寢但既并舉則論撰道  
德亦須詳審云云蓋尚論古人雖不可己尊畏先賢  
亦後學之大義理而儒賢從祀又是士林重論觀於  
諸老先生處於從祀之義者可知矣栗牛若是班乎  
者沙翁之言則慎齋之見豈全無分數而是時平山  
儒疏既先并舉太學又發并舉之論則畢竟有何遽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不若之說因定并舉之論尤翁獨對時所論從享之說煞有意在而親製疏草則無貳於并舉勿論始發與已發其鄭重於從祀大議者豈一毫畏禍懾勢而逶迤其論哉吾先師之答器甫書其亦兩先生當日之意也寧有他哉然此皆事關先賢猶可諉尊畏之義也春翁從祀之論已發於尤翁在時尤翁之使之徐徐者只以師生并論之爲不可而已則尤翁之於春翁以同門儕友非如後學之於先賢有所尊畏而其言但曰徐徐則雖在相與之地尊敬儒賢之意亦可見矣今兩先生并舉之論垂四十季久而以眇然

若而輩後生粹發一舉一停之論參以先賢已行之事則豈不大可未安耶本事義理如此則其他枝葉之小小得失不足言也崇通中先師語一款未知與何人酬酢而抑或指鄙人事而言耶怪異二字自是平平說去之語雖僕耳所不聞而亦何足呶呶辨明哉其於單舉尤翁下卽着變怪等字驟看固似驚駭其意只以不舉春翁之故而有此云云則直謂之侵辱尤翁者似全非原實勘罪之道也若有誣悖之說上及尤翁則爲尤翁之徒者固將明目張膽辨斥之不暇而今者爲春翁斥其後舉之論者於尤翁有何



干涉而左右諸人之有此紛紛亦何耶事在未發固  
合商量而今不敢有他議者道理當然須念諸先生  
隨時的中之論毋作嘵嘵也

與宋聖休

堤上諸人之怒我何也不可也士能之無答亦以  
此耶 筵話適有轉傳來者故騰送尤過至此真可  
憂嘅賤臣猥與之參錯其間誠朱子所謂暮季光華  
也士能見之其不曰同破敗耶鄙之答善儒書謂未  
論單並非疏請之時者恨其不肯從之也

與宋聖休

丙子

口腹朱子謂自然討喫平生於朱子義理信之如神  
明而於此自然二字尤信得及蓋屢驗之以人事則  
萬無討過之勢非意而自然喫得以生每謂朱子之  
言不欺我也以此每當艱絕而不至爲憂目下數朔  
萬無一半箇生意所恃者亦惟在自然二字但今季  
大異於向前艱食未知只恃單方之劑無乃大迂耶

答宋聖休

戊寅

誌文承己完燔取來斯文之幸但誤字既多而有不  
得不改者則改之而已奈何不但字誤諸議果有不  
滿而指摘欲改者則改之愈好當初未及博議共商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實有卒遽之歎此等之言豈終無之既不及於葬日  
壙南之埋則不必趁此冷節也若博取羣議畢竟折  
衷亦在於作者姑退八埋更爲十分商確之地好矣  
此意須及於本家如何

答宋聖休

己卯

人物性各異與聖凡心不同兩說此近日儒家之大  
議論而來說皆與鄙見合誠幸朴人甫所謂雖衆人  
之心指其精爽則皆從清氣而成者也濁氣上不可  
言精爽與虛靈者極不是盛見之非之者然矣但來  
說濁氣之精爽論其本分已不及於清氣之精爽雖

用澄治變化之工衆人清濁不同之心終豈有如聖  
人至清至粹之心也此亦不然人之所稟雖有清濁  
粹駁之不齊人爲萬物之靈故受天地正通之氣而  
心又是正通上精爽也言其體段則毋論堯桀舜跖  
皆靈靈昭昭神明活化雖因本稟之清濁而精爽之  
有所不齊者以其靈昭神化者而加存省克治之功  
日新又新敬而一之無所間斷則濁而清駁而粹終  
必至於聖人之心此所以變化之工皆靠心上言之  
也孔子及其成功則一也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程  
子之顏子不日而化者皆以衆人之心變化而爲聖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人者言也聖人之言明白丁寧如此後學何敢疑貳於此而自阻於爲堯爲舜之道也若然則顏子有爲者若是之訓孟子所願學孔子云者皆浮夸之虛說也此不止失於言也誠有害於後學學聖之功亟要商之心爲一身之主故自日用工夫以至酬酢萬事莫非心之爲主宰也若化濁爲清變駁爲粹者以其變化者之在心也至疑於以心變心如以心觀心之謂則心上工夫都沒事矣操存省察亦皆捨心而他求也其可乎哉要加商之

答宋聖休

癸未

向來疏 批之優渥禮數之迴越實踰涯分尚用惶仄史官傳 批即還無偕來相守之事矣宋贊善恩禮非常未知去就作如何儒者出處雖重何必處而不出爲義耶 君上所以命召之事亦有輕重若畀以世道之責則誠不無量時量己之道不然而有可堪之義者何必固辭昔 仁廟初召沙溪先生以司業則先生以爲此不過與儒生講學之官何不可之有即出應 命儒者之於出處亦豈一例論而無商量之道但出處如飲食飢飽當之者自可爲之矣

答曹文儒

命敷 ○ 庚戌



中庸第一章註人物因各得<sub>止</sub>健順五常之德此謂萬物之生各全五性更與人無別耶人物固同得一理以生然既成性矣不能無偏全之殊如蜂蟻虎狼之或仁或義只稟得五性之一此非天命之不均其氣有通塞而理隨以偏全耶孟子生之爲性章集註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卽此一語萬物之不得全五性剖判明的矣蓋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別無性故舉人物而言同此一性而若其通塞偏全之分則不言之中自有之耶

人物之性一般久爲士友間爭端想或聞之矣然有多少說話早晚對牀可質前後往復矣第天命之性卽理也人與物何殊蓋人物各稟得五行之氣以成則因五氣而理亦爲五卽此五理而謂之性然成性之後其爲體段不可無辨故惟人之性名之曰仁義禮智信今若以物之偏而謂只稟得一理云則固不可若以其具五理而混名之仁義禮智信則亦不可只是萬物之中人所稟氣秀而且清故所寓之理亦能粹然而名之以五常也故朱子曰萬物皆具五理又曰仁義禮智之粹然物則無之於此商量則自可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得矣中庸註因天命之性從源頭說以明人物同得一理之意若孟子註至論成性以後故分別言之固不可一意看也

第二章下雙峯饒氏以致中和踐中庸分言內外工夫云云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則中庸與中和本不可對待說游氏以德行屬中庸則德是性情之德行是發於事爲者也顧此德行之德實包性情而言饒氏之兩下說果不能無疑矣

大學首章小註北溪曰理與氣合所以爲虛靈夫

心是氣之精爽處故其物自然虛靈不是理與氣合然後方能虛靈也

高說得之氣之精爽不待理而自能昭昭靈靈矣何必理氣合而後方能虛靈也栗谷先生註評此句見抹批陳說之失槩可見矣

誠意章首節旣言獨字下文又重言何也陳氏於首節獨字訓曰此指心所獨知而言又於閒居訓曰此是身所獨居與上文之獨不同云云

上下慎獨皆一意而其重言之者此自修之首而人鬼之所分故重言之也傳文慎獨之獨屬心言章句



獨處之獨屬身言陳說似詳未知其爲失矣

答曹文儒 壬子

明德何以謂之明乎以此心虛靈不昧足以具理應事也何以謂之德乎以此心虛靈不昧乃得之於天也然則明即是德德即是明其不可分而二之也明矣黃氏乃以虛靈不昧專作明字訓以具理應事專作德字訓其分而二之也果何所見章句所得乎天者謂人之心之氣性之理俱稟得於天也來說中何以謂之明以此心虛靈不昧足以具理應事云者固可矣然既曰虛靈以具衆理則虛靈

與理雖相離不得亦本非一物只言虛靈不昧時直是言氣矣未說到性矣今來說又謂何以謂之德以此心虛靈不昧乃得之於天云果如是也顧此虛靈不昧之氣以其靈昭而謂之明以其得之於天而謂之德然則所謂性者元無來歷而只是虛靈不昧之所爲也惟此氣字專爲之主爲心只他氣爲性只他氣爲明德又只是他氣也此不過釋家認氣爲性之論成甚義理不料高明之作此見也明該夫德德該於明其德固可謂明故名之以明德然明即指心也德即性情也真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可以心



性一而已也黃氏之說不可呵叱也

人之心獨能虛靈洞澈萬理咸備不如禽獸之昏塞而猶其本體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此全是說心而今曰得乎天是性虛靈不昧是心斯言得無爲破碎乎

凡觀文字先通文勢後看義理試就章句中明德訓話而觀之文勢似無疑矣以明德者起頭末乃以者也二字承之則中間四句實皆釋明德之意先生釋經文字下語謹嚴必不以不緊剩語插在中間也若於虛靈不昧一句明德之意已足云則者也二字必

着在昧下以結明德之釋復更端而言之而今不然也以此二字承之於事下則是四句具足然後明德之意始完備也其意蓋謂明德者實是兼理氣統性情底物人稟得這理氣於天其氣之虛靈不昧者心而其理則性心能具此性而行此情故統名曰明德者也然則向前許多爭論無更可說而其所謂心獨得於天者非也性獨得於天者亦非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大抵明德卽心性情之摠稱也此心未發之前寂然不動而炯澈光明此心旣發之後感而遂通而



無少差謬者其名爲明德則正如章句必下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三句然後其言痛快該備故愚每曰此心之全其性情者爲明德也

名爲明德以下盛論明白痛快無容更議既有此箇見得則何以有第一第二條之鶻突說耶第此言寂然不動炯澈光明八字只是心之體而無所言性下語恐踈炯澈光明改以萬理咸備則好矣蓋炯澈光明即靈昭體段非狀性之面貌也

論語憤悱章集註以不憤悱則不啓發與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各爲一事相對而言之程子則以其兩節相連說去二說不同誠如陳氏之說矣且舉一反三與聞一知二似有淺深之間蓋才聞一便知二不待用力而必因一隅之舉用力推究然後方能以三隅反此其淺深之不同者歟

新安所以憤悱與三隅反兩節說者未可知也其下小註所載朱子說實將上下段作一串論且程子本說與此異而朱子取載於集註也作一串說去豈非朱子之見本如此耶蓋本文之意以爲學者於義理求通而未得欲言而不能則聖人於此而知其誠也乃啓發之然不必到底說與只舉一隅以待學者之



自去理會矣此正小註中朱子說去之意也聞一知  
二與舉一反三實有淺深之別而聞一知二集註亦  
言推測而知則其實二者同歸於用力矣如何  
泰伯至德章小註雙峯曰逃而成父之志此恐未  
然太王翦商之志泰伯固非之矣豈有欲成父志  
而逃之理乎蓋不欲與翦商之事又太王易置之  
心已著故逃之以善處父子兄弟之變也

太王翦商之志實應天順人大公至正之志本非私  
邪之志則泰伯雖不從之豈敢非之耶以其泯迹無  
稱終使王季安心履位者觀之遂其父之志云者亦  
無不可或問中朱子說其意如是矣夏商之

中庸第十章小註朱子以惠爲和而不流夷爲中  
立不倚不流不倚即中庸之道而夷惠之偏君子  
所不由則夷惠之不得爲不流不倚可見矣  
惠之和夷之中立雖在一偏而既至聖域則亦各從  
偏處而十分盡到矣其和豈優至流其中立豈優至  
倚耶其所謂偏者只是惠則言和而不可言中立夷  
則言中立而不可言和若孔子之中庸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者無不可矣

不睹不聞以境言喜怒哀樂以心言



來說看得精說得密

答曹文儒 乙卯

承來示引重太過不覺駢然閉戶無相干之地宜有了却殘書之業而氣退志損疾病間之一片田地茅塞日甚真晦翁所謂炊沙成飯每思賢者日親左右以資警益而不可得也所詢悉之程朱兩先生說如此類甚多此非前後之有殊也實孟子勿忘勿助長之意蓋持敬工夫雖自着力着緊亦忌有意把捉是以有以敬直內便不直之教而張天祺之強把這心謂非自然蓋固守着力者即農夫之耕耘而勿忘也拘迫把捉者即宋人之揠苗而助長也拘迫與固守把捉與着力意味元別不必僣疑其相反也

答曹文儒

舅之服家禮與備要小功而沿革圖總姨母服三書同小功云云外祖父母服小功則舅與姨並爲總似可而不降亦何耶舅之妻從母之夫禮無服而國制有舅之妻之服無從母夫之服何耶儀禮從母小功舅總朱子之答余正甫以爲不可曉則此已自朱子而疑之矣第子夏傳從母之小功謂以名加也疏曰外親本非骨肉聖人制禮無過總而



以名加以其母名故也此蓋姨舅之親同而服殊也從母之稱始於儀禮而疏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己母而有此名此從字乃屬從之從非來從之從也據此則不可爲來從母而爲媵之證也加舅之總同於從母之小功此魏徵之禮也朱子又於正甫之答以爲外祖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總徵反加舅之服則爲失耳朱子之定論亦可知矣大傳論服術而曰名者人治之大者可無愼乎蓋子從母而服母黨則舅與從母屬則同也謂舅之妻推不去謂母之夫嫌焉故於舅之妻從母之夫聖人皆初無服舅妻而無從母夫之服也

兄弟卽我也兄弟之妻謂妻而服之嫌焉故嫂叔之無服此也且從母之夫不可以相報服故國制只有伊川之論誠是不可謂過也古之人詠歌舞蹈非有喪則不廢若一例歌則不哭云則雖聞至親之喪必翌日而哭之成甚道理豈以伊川而爲此不通之論耶此何異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蓋郊禮成賀乃王朝大燕禮而大相之喪百官赴弔非一人私自往弔亦朝廷之一大會也燕是朝廷之燕弔亦朝廷之弔則一日之間不可悲歡相雜故程子之論所以發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三  
也不可不究其本意而妄論之也

答李士亮

寅和○甲寅

別後承三下手告眷係之勤認出言表慰感豈虛語  
况願學之志屢紙娓娓閱來三十季士友殆於左右  
而始見之有志既如此天豈不使之遂耶正喜吾黨  
之將不落莫也第徒志不能進學徒言不能做事必  
有實下手處可見成效學者所以學聖人而學聖人  
所以學聖人心法外而嚴繩墨內而一思慮者無非  
操此心之道也然朱子謂為學雖是立志書亦不可  
不讀又曰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是以大  
學誠正以窮理為先而先儒每以讀書為窮理之要  
今日實下手處不過讀書以窮其理窮理以資實踐  
區區所望於左右者只靜坐讀書耳須取陳南塘夜  
寐箴日間潛玩此靜坐讀書之法而小大學飭身治  
心之道皆具焉正好初學得力之地其要留意之

答李士亮

丙辰

觀西銘可以知仁

程子謂西銘明理一分殊蓋理一仁也分殊義也只  
知西銘之為仁則偏矣第以乾坤為大父母處大公  
無我真是仁也而其貴賤親疎長長幼幼煞有分數



屏海集卷之二十三  
者莫非義也不可不知也

無所止烹○申生之逃不害於大杖則走之義

或問曰申生伯奇皆陷父於惡非中道而取之何也  
朱子曰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  
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處耶西銘  
大率借此以明彼觀此論二子者可知蓋天之死生  
禍福於我者惟當順受而已

玉汝○琢磨修勵如治玉而成器否

詩傳玉汝之意以汝爲玉而寶愛之也言天寶愛汝  
而欲成就也此退溪之說須詳之

答李士亮金幼道

砥行○戊午

兩座近業何居沒被他擾專靜事事否大學或問疑  
目病暑閣留昨乃條籤未知僉意有開發者否也禹  
湯以下反之之工莫不從氣稟偏處克去其病以趨  
於中亮務精核而道必展拓可終得力其各留意

答南和徵

尚薰○己未

窮春原憲之糴糠依舊可念第古人豈待豐厚而後  
爲學忍飢看書非老先生語耶來書有山窓永日無  
看書之暇語殆同自棄也誠爲慨惜必振勵初心爲  
後進倡如何若元無好學之心者必不發此口諒之



答南和徵 戊辰

曾以講學之意新定規目送之院齋齋任以尊與朴子清定出講長以示之自此更以曹雲舉并薦之以為三講長想亦已聞之幸相與議之必圖成就之也將為士林之美事更毋作歇後也聞槐堂已落成無計一登與諸賢一舒嘯其間衰摧人事良足歎者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書

答南若人 尚德 子龍 致心〇一

答南子龍 〇二

答崔致卿 益和〇三

答崔聖游 海觀〇三

答李聖章 商翼〇四

答李聖章景稷 周翼〇一

答金幼道 〇七

答姜士章 文憲〇一



與蔡季能 百休〇四

答朴君舉 重標〇一

答尹子明 在晉〇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南若人 尚德 子龍 致心〇己巳

春華晚晚鷓鴣洲紅綠正入夢想思欲與僉輩一入其中  
中上下游泳不可得也及得僉書循紙數四稍慰此  
戀懷也貧士之奔走冗幹固害此事而立志固則隨  
時着力終能成就耳僉其念之寒院鷓鴣槐三處排日  
講學則必有所益一無所成誠可歎也

答南子龍別紙 乙丑

長子聞訃追喪則必俟長子之脫服而後撤几筵矣



至於上食則古禮卒哭不饋下室而家禮之終三季朱子以為從厚若以長子之追喪未輟几筵之故上食之至於四季五季似極不安依古禮几筵在而停上食之義再期後則停之似穩矣第大祥之退行或若干日差池仍行上食恐亦無妨於從厚之道耶

答崔致卿 益和○庚申

近思錄人之所以止外物不接○止字與止於至善之止同耶抑居止之止耶止於所不見止於無可欲之地耶無我之我當以私字看而無私己之欲云耶外物不接謂不交於外誘耶

艮止之止止至善之止同本卦彖辭以時止時行動靜不失言之矣居止之止只是靜一邊固包在艮止之止而不可以盡艮止之義矣止於所不見云者是釋艮背之意也以為止於不見之地則無欲以亂其心云即周子而主靜無欲故靜之意也來示所謂無可欲之地者指何等處也究其極則恐至於斷絕人心一邊而後已可欲云云似侵過分數耶我即已也私也外物亦外誘也來意然矣

答崔致卿 甲子

心經詩上帝臨汝視爾友君子二章上章無貳無



虞似戒懼意下章不媿屋漏似謹獨意而註釋則以上章屬謹獨下章屬戒懼心之貳與虞己屬動邊則使無之者為謹獨神之格不可度屬不覩不聞故為戒懼否

中庸卒章子思己以不媿屋漏說戒慎先儒皆依此說來矣來諭神之格不可度屬不覩聞不然不覩聞自是未發時不可屬神之不可度矣貳與虞己屬動邊云者得矣

正心章張子曰以己心為嚴師有動作則知所懼既有嚴師之心又有知懼之心則或不近於以心

觀心之弊耶

以己心為嚴師者學者率不免有自欺之患知善之可為而不能為知惡之不可為而亦未能不為則此豈不慊於心若於心之所知者嚴憚而不敢違如嚴師之在座警飭不敢為非云矣如此則張子所謂知所懼也敬畏之意豈有觀心之嫌耶

朱子曰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淺見則篙與匙是敬船與飯是心或以篙與匙作心看船與飯比國天下未知如何

以讀大學言之大學比則船與飯也敬比則篙與匙



也。以平天下言之，則天下船與飯也。心篙與匙也。以其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以此觀之，文義可知也。

牛山章語類說：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放下是放過之意。耶既把捉而待其放過者，何耶待字甚可疑。抑此心一切硬把有所拘攣，故放下時便易解弛。耶或放下二字有別意耶。

把捉是操心而過者，心本氣也。而用力把捉則及其放下，顧此心氣便覺衰颯。如人勞心之久，則及其放下，便知其憊疲矣。亦同此矣。待卽及字之意，放下非有別意也。

通書聖可學者一爲要，一是精。一之，一耶釋疑云：一太極也。又曰：一，一元之氣，而其爲聖可學之要，則有不觀貼如何。

敬而不容一物，則心便一矣。一者無欲，故敬而無欲。此一字亦敬字義，是爲學聖之要矣。詳看朱子說可知。但濂溪之一話頭，卒急難於湊泊。故朱子以爲不如伊川敬字之有下手處也。此可商之也。

答崔致卿 戊辰

親喪中有期大功未葬，則大小祥亦可廢之耶。三



季之制自別似不當一例廢之未知如何母喪小祥前長子死而未葬則待葬後當行小祥耶

服中祭禮當從栗谷說先生以為期大功未葬時祭可廢忌墓祭當略行五服未成服則忌祭亦不可行此最斟酌得宜恐不可易但大小祥則來示三年之禮自別云者誠然成服後宜備禮行之禮同宮有喪雖臣妾未葬不可行祭况長子喪未葬耶當俟葬卒哭後擇日行之矣

父喪二日遭祖母喪則襲斂諸節當以先死為先而祖喪被括時不可遽成父服姑待祖喪成服同

為成服耶諸弟諸妹拘於嫡孫不可先成父服耶父喪未成服而遭祖父母喪則襲斂諸節以先死為先者來示誠然且祖喪被髮或括髮之時不可遽成父服云者盛見亦然矣但祖喪成服日當先受父衰次受承重之服蓋承重以父死之故也嫡孫諸弟妹則當先受父衰矣

答崔聖游 海觀 ○ 甲子

近思錄齊家 ○ 任子如今代加之類均諸父子孫例也何必言之耶古無此例而程太中特行之耶諸父子孫即指舍叔與堂叔之子孫我國只及於子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婿弟姪亦不可謂例也第當時俗習之所不爲太中特能爲之故特書之耳

出處○推致其命本傳少註程子曰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與本義授命不有之意不同以力自致者當厄難之時捨生而委致其命於君也非力致而能之乎其自字亦我自致之於君云也正推致其命之意也授命不有亦授命於君不自有其身者也傳與本義其意無異不必疑也

須就事上學止爲學段振育卽是事知卽是學蓋知振育之方然後方能爲振育之事此所謂就事

### 上學耶

來說然矣程子之意謂必就事上知其事之理然後可以做其事不必就古紙上徒學云矣然就此蠱之象言故其言如此耳非讀聖賢書事上實理亦何以講究耶程子之言亦不可一槩論也此不可不知也釋氏之說止化而爲佛矣此段與第四板如淫聲以遠之一段參看則論語攻異斯害之意可言否攻異斯害之意甚多歧而的見論語本意者甚罕來示以此段渾之攻異則盛見可謂灑落矣此所謂窮其說而去就之者卽攻治之意其窮其說而去就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者實非好異端而學之也又非惡異端而攻斥也只欲去其所短取其所長欲精之也如此則自不覺其身之已化爲佛必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如孟子之闢異端之嚴矣論語之意本以爲治異端而欲精其術則已不免爲害云

答崔聖游 辛未

祖母吉祭以父喪未畢而未行父喪吉祭以長子喪未畢而未行待子喪畢後可以行之而三世吉祭似無各行之理況子喪又是祔位則吉祭似無義至於祝辭於祖考妣位曰祖妣喪期已盡云云

於考妣位曰先考喪期已盡云云一祭異稱事涉如何欲爲并舉則難於措辭何以爲之

前二喪雖畢長子喪未禫之前不可行吉祭當俟長子禫畢翌月三喪吉祭一時并行為宜子喪雖無改題遞遷之事吉祭卽一時祀也當以祔位排祭宜矣兩代祝文旣各板爲之則從事實各告何嫌之有祖考妣位與考妣位祝辭一依所示爲之可也

答崔聖游

此禮所係甚大而於古無可證者只有通典數條故備要只以此載錄以備參考誠不能無可疑者而後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生末學何以與論於其間耶但考問解則以祖喪中  
父死嫡孫代服有問答一條而沙溪先生之意以喪  
在練後則只伸心喪爲不恰當至於允菴先生答尹  
吉甫朴士元鄭景由三條則明言沙翁之意不安於  
只伸心喪之說而謂祖喪雖在練後不可不即服承  
重之服云考之禮疑答問可知耳亦嘗聞此於江門  
講禮之時矣鄙人曾於士友間問此禮者無論喪在  
殯葬練前後服父斬衰之日即服承重之服斬而但  
練後則服練衰矣備要則無可據古禮故有未決之  
語而問解既著沙翁定論允翁則特言其當服者不

一二而寒水先生之說亦與兩先生同到今已成諸  
賢定論卽爲代服不須疑也

答李聖章

商翼○戊午

示諭悉之知則心之神明之知卽靈昭之意而與虛  
靈不昧同蓋心之能妙衆理宰萬物者惟其靈昭而  
能知覺故也此所以統性情而爲萬事之根本也然  
其能知覺之氣惻隱慈愛則其理謂之仁羞惡辭讓  
則其理謂之義禮知寒覺煖與夫知此事覺此理則  
其理謂之智顧此靈昭之能知覺只是精爽不昧底  
氣也不可直屬於智至其真箇知理覺事上究其理



而始曰智是靈昭能知覺之氣上原有知理覺事底智故能成知理覺事底知覺之用矣如此看則知與智字無逕庭之患更詳之物格知至既從物理與吾心而分別言之盡心知性亦可依此例分彼此看似沒難區處矣

答李聖章

性具於心心該夫性言心而兼言性者固多有之蓋性在心中故也譬如舉山而言則草木禽獸皆包在矣若指性而謂兼言心則此無異於指草木而曰山也恐其成說不得也仁義理也心氣也今日言仁義而心在其中則其爲仁義亦和氣之物如是而仁義果得爲本然之性耶更以此問之子明也申泰甫亦作此說可歎

答李聖章

戊辰

非敢謂未發之前元無氣質之可言也方其時也七情俱息一理渾渾無關於氣之界分而理自理氣自氣故也是以竊謂指已發而謂之氣指未發而謂之性未知如何下教以爲未發已發合謂之是氣如此則發未發實有理與氣相雜之病此所以未免疑惑也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鄙書所云未發已發氣也者其發者固氣之發則其未發者亦氣之未發云爾未發已發如心之寂感陰陽之動靜也今以已發屬氣未發屬性則亦如動屬陰陽靜屬太極而感屬心寂屬性也其可乎哉鄙意只以爲其發未發即氣之爲也云爾若其氣之未發而姑不用事則性之本體於是而渾然爲中矣非謂未發之時只是氣而已也來示方其時也七情俱息一理渾渾云者誠好但以未發者謂之性則恐不然

答李聖章 己巳

問解引小記說以爲父虞葬日行之母虞翌日行

之若依問解說則諸般事勢有多難便何以爲之沙溪先生既引小記說謂可先葬母而不得虞必待父虞而行之淺見尋常疑之第此小記說極合商量似不可據以遵用矣以虞之意言之形體既入地神魂飄揚無依題主畢則祝不及焚而即爲返魂不待質明而必於當日之中行虞而安之雖晷刻之間不敢徐徐者如此以禮之大體言之葬先輕祭先重小記之意不過下棺時先母柩而後父柩虞則先父虞而後母虞云也記者添一耐字以起後學無限疑義矣以即今見行之節言之下棺時先母後父一時平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土一時返魂虞亦皆於其日先父後母而行則揆以禮意人情似無少憾沙溪之必待翌日行之者誠不敢知也

父未葬遷母墓則似當爲母總若謂父未葬不敢變服云則雖暮功亦不得成服耶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豈有不服其服而往哭之禮耶家禮成服後卽言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旣畢反重服此實在未葬之前也且以雖總必往之禮觀之雖在斬衰葬前凡成服旣無不可行之義遷母葬其成服也無疑小記父未葬不敢變服云云葬母時不

敢變斬衰而持總云爾若因此而謂不可成服云則似太拘也

父未葬而遷母墓母虞祝文以孝子稱之耶

三季內凡書疏皆稱孤子母虞似當稱孤子若是父卒哭後則當稱孝子而此則父虞未畢不及稱孝子母虞似不敢稱孝

喪中廟祭沙溪已許俗制孝巾行之而今俗以平涼子着於孝巾之上或者以爲當着俗制方笠此說如何

當從沙溪說平涼子旣非禮制况方笠羅麗時夷陋



之制也時俗例着故雖知禮者道路不得不着之而律之以禮則雖駭俗眼不着何妨昔鄭丈普演喪中往拜允菴先生於壯義洞以衰服冠過鍾街市人莫不駭笑及至允翁座上多士皆駭之允翁曰此禮也檀弓夫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不得已出往則冠經之外禮無可着不但允翁之言如此以發引返魂時言之只以喪服冠經在道據此則方笠在道猶不可况何可着於祭祀時耶

家禮將飯含主人左袒飯含訖襲所袒衣小斂後又爲袒括髮而不言襲襲所袒衣自此至大斂五

服之人不復更襲所袒衣耶

飯含時主人獨左袒爲便於用匕也小斂後袒免自主人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爲之此則小斂後變服之節彼此袒意各不同也小斂袒則至成服始襲矣

答李聖章景稷

周翼

樂說兩說皆是矣舜命夔典樂先教胄子以直溫等八德蓋樂由心生故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樂何今不使人心先得平和依舊巧僞而徒屑屑於聲律高下則鍾鼓鏘鏘奚足以云樂哉至其論樂則周子之言盡之矣其言曰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



天下之情入其耳感其心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和中治之至也後世代變  
新聲妖淫愁怨導慾增悲故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矣不復古樂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以此  
觀之樂之用亦豈不大哉然聖人制作既燼於秦火  
古譜遺音盡變於五胡今欲以私智鑿見初不知樂  
之本在於八德又不知聲音之本在於淡和而只將  
依樣於分寸之微彷彿於律呂之末謂可以能復古  
樂則溫蜀二公文定諸人何以有都理會不得之譏  
耶此所以鄙之前日對聖章而言其不可復作也果

如景稷之言河清有期聖人復作則樂忒是制作中  
一事耳更何足言愚每謂人性之善無古今聖凡之  
異人心之虛靈知覺皆可以變化矣若有堯舜復生  
則可使今世之人各明其德而爲堯舜之民矣禹湯  
文武復生則亦可使今世之人皆歸皞皞而爲禹湯  
文武之民矣樂亦不必循襲於韶夏濩武而自有新  
樂可以入其耳感其心而至於定八方之氣平天下  
之情矣其考定分寸調均律呂又豈待羊頭山黍而  
爲之死法耶但堯舜之後更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後  
更無禹湯文武而孔顏孟朱雖出其後又不得制禮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作樂爲一代之治矣其更有如十聖賢者復出得其位而更定古樂愚未之信矣然非謂無其理也抑亦衰世之歎耶此則愚亦不敢知也

答金幼道

戊辰

未葬前行祭以備要栗谷說觀之尋大功則忌墓祭固可略行矣然或者以爲門內殯尸則不可行云卽今小生家正朝家廟與墓祭忌祭皆當略行無疑耶

禮門內之喪雖臣妾未葬則不可行以不得齋戒故也栗谷先生所論喪在他處者言也令季之殯同在  
一室祠堂大小祀葬前一并不行宜矣

答金幼道

庚午

先祖祧主先考以長房奉祀矣禍故後族叔父龍潭家以次房欲於卒哭後遷奉愚意無論宗家長房祧位遷次當在三年喪畢吉祭祧遷之時而伏聞允翁有已行之規又有江門故事云未知已行之規果如何先考當日祧奉在於族父錦山公喪吉祭後則今日之義又不可不審伏乞明教

祧遷之節實在三季喪畢吉祭之時而長房死後次房移奉則於禮更無何時當遷之文以禮經言之同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春先生當待三年之說似正當矣然尤菴先生之意  
又以為祧主既自宗家遷奉於長房則事體與奉安  
於宗家之時已自不同而親未盡之孫皆有可祭之  
道且遷奉長房只為埋安前享祭無闕之意長房既  
無宗統之重次房又是可祭之人則三年廢祭誠有  
所未安不待三年喪畢以奉次房雖非古禮所言甚  
安於人情云矣今以禮意人情參合而論之尤翁之  
意流通不局可行無疑先師當日行之於家者亦參  
用尤師之議別無他據也遷送之家情雖悲缺此為  
奉先備祭之意亦不可以私情為拘也尊門前例其

時無此議論則到今似無可言矣惟在哀商處也

與金幼道

癸酉

竊觀吾友平日論說心字者以氣言之此則與鄙見  
無所參差而以氣言之中分本然氣質二層以為氣  
質之心人人各異本然之心聖凡皆同一如吾輩論  
性之言尋常謂其不然也性則實有單指理兼言氣  
之二端而有此兩稱心則只是氣之精爽也其曰虛  
靈曰神明曰知覺曰才者指而言之之雖異蓋不過  
精爽上言之也聖凡固莫不有此精爽然以其氣也  
而氣本不齊故就此而說之聖凡亦各差別一箇精



屏溪集卷之二十四  
爽之地既不可以本然氣質稱之則况豈有聖凡之所同者可指而言耶向者盛詩中以心靈性實起頭而即以源同流異言之此不但以性實爲源同也并與心靈而爲源同也實平日之所常疑者故已言於和章矣至於落句同然云云頃日奉對時始聞出於孟子心之所同然之語矣今此來歷亦恐有誤實與昔季仁義之良心爲心氣純善之證同例也此不但不識心也不識孟子也七篇大意皆主性善雖言心字其下語精神處皆主性而言故心亦純善如仁人心惻隱羞惡之心仁義之良心等心字皆乘載性善

全體粹然發見處言之故勿論聖凡於是而其所純善一如性善此同然之心亦其一也與朱子心氣之精爽論語從心及不違之心程子心麤等心之氣上言者不可於此并論也此所謂同然者固非從氣上言之而謂之同也孟子之意以爲見人之言行合於義理則莫不心誠悅之故此之謂同然而其人人之見而悅之者皆各具是理是義故見人之理與義則犁然而悅之也正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集註則以訓詁之法只釋同然之文義使後學推究其本意而小註新安之說緣集注文義溯究乎孟子



本意說得無滲漏詳玩則可知也蓋孟子所言心字指心之用之或有如此者也論語及程朱所言心字是從氣上原稟初不齊者而言之也高明果以此同然之心爲主性善而言如新安之說則雖曰純善與鄙見無異而若不察本文主理主氣之別只欲取證於單言氣言心之純善處則奈非孟子本意何且鄙詩之本心本天者程朱之意實以心從氣言天從理言而儒釋之學有主理主氣之不同而言也盛意想必不悖於是矣而至曰聖人之不同於釋氏者只在此同然之不同於同覺也若以此同然謂是單言氣

本然之心云則不但與釋氏靈覺皆同之說無以異矣程朱本心本天之大剖判者將點昧而無等別矣孟子文義之得失姑捨勿論其終抵牾於程朱大訓者豈不大故惶恐耶須更取孟子本文察審同然之云本非所謂氣純善之心又察程朱本心本天之說實明儒釋主理主氣之別而亦非本然氣質之心之異同者區區之望也

答金幼道

丙戌

父在父爲主禮意甚重妻子之喪父是老人饋奠等禮不可每每躬將使其長子或長孫代主之而題主



則必父爲主虞祭以下或不能親行則使子某告于云云此家禮之意也今雲井之喪題主當依此爲之至於葬也下棺則先輕祭則先重此惟可行於父母同葬之時而若父子兄弟之間此禮似行不得矣蓋後世子與弟下棺時或在於父兄下棺之後則雖欲依葬先輕之禮其何可爲乎且其不及焚祝急急返虞以爲安神之祭也若或經日後行之豈不難僂耶雲井先葬是重喪也初虞當依禮先行而但輕喪之殯在門內未發柩之前不可行祭其初虞則返魂於墓下村舍而行之似僂宜未知其如此變通否

答金幼道

今到雲井聞再從弟弘甫已與從叔各居今不可謂同宮庶子之喪諸議皆以謂今此題主從叔不宜主題云既已各居則似當用異宮之禮如何父不主異宮庶子之喪本大夫之禮也喪禮雖重位尊則次第差減中庸期之喪達于大夫三年之喪達于天子父不主庶子之喪同一義也豈可以士庶一時各居而擅用大夫之禮也其子亦不敢捨其祖而自主也義係一統之重不可不商量處之更諒之

答金幼道



屏溪集 卷之二十四  
並有喪者母喪在前則其練祥時除服當如何  
父母並有喪前喪大祥除服著於問解先生所主白  
布笠直領白帶雖引禮記爲言而鄙意於此尋常爲  
疑前喪雖除後喪之斬衰尚在身爲前喪除服之節  
全祛後喪之服豈不未安乎爲父斬脫喪之重而全  
祛母齊之服猶爲不安况爲母齊衰之除而全祛父  
斬之服尤豈不重難耶喪中行先世忌祀以孝巾淡  
衣行事前喪除喪時脫前喪之衰服後喪孝巾淡衣  
因行祥祭似合於禮義人情此禮答問之屢而可之  
者多未知盛意果以爲如何也但沙翁既有定說顧

何敢謂必得也惟高明之諒處也

母喪既葬而又喪父未葬則雖值節日母之墓祭  
當與他先墓共廢否抑可略祭否父喪在前母喪  
在後則亦無輕重之可辨否

父母并有喪後喪未葬前前喪墓祭當停廢先世墓  
祀既不可行則似不可異同况在一山則雖在三季  
中亦何敢獨行於子孫之墓耶此不可以齊斬輕重  
論之也

葛山從兄德行甚高可稱者多而其平日以代加  
通德階級超高誠子勿用今於銘旌題主之屬既



不得用而學生之稱亦有所不敢或欲加以私諡未知何如其在世時自號以惟勤堂而請記於賜谷若以堂號稱之則欲加以處士先生之稱此亦以何為正

以通德郎之超越階級遺命勿書者亦見伯三之高處也惟勤堂之號既是師生間所講之名生時亦自稱焉則銘旌題主以惟勤堂處士書之誠宜矣

答金幼道

丙戌

所示盛論皆據禮記說非無見矣蓋禮記說如此故沙翁之答姜月塘之問已如盛說矣人情因俗而移

禮緣人情故禮之大體雖不可變易而其節目間事或因時俗人情而有異者然其變之者皆從重而變之如大祥除服之不用黹布而用白布之類也第宜以身體念之並有喪前喪大祥後喪在身而不肯參量情理只曰吾則從古禮也父或母之喪在身而直服黹布衫巾其妻則使服黃碧衣帶以卒事其心安乎不安乎禮緣人情古則時俗皆服墨布故人情亦安因此為禮矣即今則必不安於心心不安處恐非禮之本意矣喪中之成服功總功總雖輕同是喪服豈可黹布黃碧同條而論之第此以鄙意適如此故



房溪集卷之二十四  
言之幸更諒示

繼祖之宗子適子死而服斬以亾子題主未及祔而其父又死其子又無子而但有母與妻及弟則其子之喪誰當主之而其祔祥祝文亦當以主喪者所屬稱之否其子三季後神主當改題而既無子則亦當以主喪者母妻弟屬稱題主否其父三季未畢則其改題當在何時其父喪則其次子已主之而題主矣前頭其父三季畢後其祖與曾祖神主亦欲使支孫改題以待宗孫立後若爾則其傍題何以爲之勿書傍題乎抑書傍題而只去孝

字否

宗統至嚴且重雖一時權主祀事題主與改題等節權主者似不敢當朱子七十傳家於鑑使主大小祭祀而改題則不可爲今宗子死無適子與適孫周元陽祭錄有無男主則妻或婦主祝之禮此見備要題主祝下可考妻是主婦子婦是承重者之妻猶是正統邊人以此姑主之待立後而定宗禮可矣今所示之禮其子又無子而但有母與妻若弟云其母以新喪言之正是主婦也其父子之喪祭父之妻主之新主亦題以顯辟題主虞祭之祝皆言主婦某氏使次



子某敢昭告云云之意似可先代改題當依朱子傳家時不改之禮不改題宜矣祠堂亦以宗子父子一時俱亾宗禮特重雖有他支孫不敢假借主婦姑權宜行之而婦人身不得自行之禮使次子某替行云云之意具由告之亦似可矣世俗或有宗子無子而死者其弟或次子皆主祝而至於主題改題者此因玄石與酉峯之說云而皆非重宗之禮不可從也此其父葬時亦先以葬時諸節主人當行之禮婦人不得隨柩上山皆使次子某替行之意告之家內行祭如再虞以下不必言使字矣

答姜士章

文憲 ○ 戊寅

竊觀來意淡悔前日之悠泛甚有勇往之意晦翁夫子以爲知其病而欲祛之者是去病之藥今左右既知其悠泛之病又有勇往之意則希賢希聖誰能遏之正好閉戶靜坐了得幾卷殘書審理多少義理而以躬行實踐爲務也夫子之言又謂七八十歲覺悟從七八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左右雖今老大比七八十歲則纔半矣更無因循斷自今日立定脚跟做去則何事不成何地不到更加猛省焉

別紙



先親在時伯兄夫婦俱沒親意必欲立後而未及也先親之沒以遺意仲兄姑以弟及之禮替奉先祀今欲以舍弟之子立後伯兄以為改題之地祝文凡節與尋常吉祭似異幸乞指導焉

宗事禮甚重仲氏若以兄亾弟及之禮改題主祝稱孝則此己主宗矣不必更立伯氏之後而但當初先府君之意必欲使立後於伯氏則到今尊兄弟欲遵遺意者情理誠然况仲氏之不安於仍主宗事者固矣第立後雖猶父猶子之間必待告君成斜之後告祠改題告文措語只當實具事由以告耳告辭錄

在下方○維季號云云當初伯兄某夫婦早歲俱沒未及立後先親遺意不得已以兄亾弟及之禮使某姑奉先祀以待日後立後於伯兄以為繼序主祀之地季弟某有子某季今長成必欲趁今立宗以成先親遺意已於某月某日以某立為伯兄所後子告

君成斜斜文到家茲告事由將行遞遷改題之禮事非常例尤不勝感愴之至謹以云云

四代列書○維季

號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

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

至祖考妣列書

茲以某立後於先考

某官府君先考禮當遷主奉八禰廟顯五代祖考某



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親盡當祧顯高祖考

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至祖考妣列書神主今將改

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云云右通遷改題告辭以宗孫立後者名

主之○時祭前一日告遷于祠堂與吉祭儀同○云云某封某氏下云先考

神主今當躋入禰廟先王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

分則有限神主當祧將徙于仲父之房不勝感愴謹

以云云右合祭祧主祝○此時祭時五代祖考妣位祝辭○云云某封某氏

下云某既立後先考世次迭遷以下同右合祭祖以祝○高曾

各祖三位○云云某封某氏下云昨已改題今以吉辰

式遵典禮躋入于廟云云右合祭先考祝○出主告辭與吉祭出主告辭同

與蔡季能 百休○戊寅

先賢專享本院必以嫡傳門人配之者自是古例退

溪陶山書院以趙月川配之栗谷石潭書院以沙溪

配之沙溪遯巖書院以尤菴配之若華陽書院則先

師尚不得配享誠斯文之大欠典也昔在乙巳湖西

儒生以此疏請其時講官又以此 筵請則自 上

教以御筆揭額之院事體自別不可追享其後仍不

復有此議矣近考八道書院所錄白川有文會書院

實祀栗谷牛溪重峯又享安貞愍辛白麓諸賢 宣

廟特 賜御筆題額壬辰倭亂遭回祿之災重建幾



季而後 肅廟丙子海西儒生疏請玄石追享而并  
陳當初 宣廟御筆揭額之由 肅廟即允其請特  
手書文會書院四字并書下小序俾揭之至今士林  
傳誦以為斯文榮光 宣廟御筆雖見回祿本院事  
體之尊嚴自在而玄石之追享 肅廟不以此為拘  
至有 御筆特恩可謂善繼 先王之志事也此在  
今日可照而為證也先師於庚申後十季則太半日  
月往侍華陽而尤翁之晚年文字未嘗無先師筆硯  
之助寒水之額己是尤翁鄭重之意而楚山授受亦  
見嫡傳之在是矣尤翁專享之祠豈不以先師配之

此事在昔雖不得 允可士林公誦之議不可仍因  
沮止湖西儒生正宜更疏以請而湖西之中又宜自  
清州發之此則季能議之於清州士友之可議者以  
成就之未知如何清州文鄉文字必不外於清州出  
即一示之好矣

答蔡季能 己卯

莘巷雙廟之議尤翁已據朱子遺制而盛論於春翁  
此是後來定論庭碑則直從見行位次而叙言而已  
後學之從違復何眩焉况以尤翁改尤翁豈更嫌難  
多少紛紛不須言也但得本州可幹事一章甫則事



可成而舉皆規避異議無人擔當此殊悶事

答蔡季能 辛巳

尊周錄一冊自華院送來頃聞有入刊之議今果然矣  
矣一 萬東祠誌矣何可已也但以華陽尊周錄為名則只收錄係祠事文字宜矣他凡斥和等文字不必泛錄也來冊中將籤書以別未知院任以為如何書院則移建祠下為作鄰祠之意係是院文字似當同錄於下段矣

答蔡季能

大學序知其性 止 全之也北溪註以知字屬氣之

清濁以全字屬質之粹駁者或不免破碎之病否凡言氣質亦有層別稟天地之氣為形質此所謂氣以成質既成質則氣反附於質手持足行之氣在於手足耳聽目視之氣在於耳目至於動靜運用則只就氣字中分氣質言之格菴趙氏氣之氣氣之質之說見於性相近小註中庸或問論智愚賢不肖章聖人之心清明純粹下小註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以此見之凡言心性氣質之說與變化氣質之氣質皆從氣字上言非形質也此序中氣質之稟其意亦然中庸知愚屬知賢不肖屬行則新安之以知不知



屬清濁以全不全屬粹駁其一轉而知全之分屬氣質自有理致不可以破碎斥之也

伏羲止所由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是堯舜以後所設而統言伏羲神農黃帝者何歟此時亦有司徒典樂之官耶

司徒典樂之官雖自唐虞稱之而羲農之世正當開物成務之時無非教人為之者豈皆人君親自教之必立官而教之不是職名之必同而其有教人倫教禮樂之官明矣左傳睢鳩氏司馬鳩氏司空祝鳩氏司徒鸚鳩氏司寇此皆以鳥紀官而此四鳩即後

之司馬等官云耳

章句程子曰古人為學止由是而學○次第專言三綱八條之序耶通言先讀大學次讀論孟之意耶由是之是專言由是大學之意耶

為學次第指八條而言也大體則先知而后行先治己而后治人為學之次第也觀於經一章第四五節六先字七后字可見其為學之次第也故曰知所先後即近道矣不知為學次第則其可以入德乎聖人教人為學莫切於四書而其規模次第井井不紊者又莫如大學其次論孟云是字指大學也



屏溪集 卷之二十四  
經一章在明明德云云

大學爲學之頭腦工夫明德又是一篇頭腦學者於明德二字不先明之則何以有全之之工耶來示於此似欠明的第可一言之大學之明德卽中庸之命性而性則通人物言之明德則只就人分上言之也來論人物之物字似若兼人物言者恐是筆誤也蓋明德二字始出於孔子而曾子卽傳而釋之其引語典只舉一德字而特言明之之功效明命章句亦以我之所以爲德言之三節所引只言一德字則此德本在虛明上所該之理故不言明字而明在其中是

知德卽心所具之性也明德所重在此故也是以朱子於序文首言大學一篇綱領而言人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云者人人皆稟此明德之意也其下繼言衆人該性之心之氣初不與聖人同不能明知有此德而能全之也惟聖人之心聰明睿智克明其明德衆人之不能盡其性者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則此所以各明其德也自蓋自以下至復性一節實言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意也其以性字代言明德者固出於曾子首傳之意也明德之所主而重者全在於具衆理之性而性是德者可知也若曰專以德爲主



則孔子只言一德字足矣何必以明字剩加之耶此不然德字與性字同既通人物言之且德字以吉凶善惡之包言者故特加明字謂此德即人心虛明上所具之理故帶來明字而以明名德既曰明德則物之無虛明之該性者固不敢與於此而此又專以德為主則仁義禮智之四德堯舜與路人一也其爲人之之皆有也明矣朱子於序則總言明明德新民之頭腦工夫故只以性言之以至於復性之地至於章句則訓詁之體的言明德二字而釋其義故先言虛靈不昧者謂其德之該於虛靈也然既名言而曰明

德則其義即明底德也豈非重在於德而德爲之主耶循其名而顧其實則此德帶來心氣之虛明包四七之情而成此體段蓋是合心性情言之而以性爲主也栗尤兩先生皆以摠心性情而言明德雖不及言以性爲主之意其言明德本色則得矣或以章句之先言虛靈不昧而以能具之應之之故專以虛靈不昧爲明德之主虛靈不昧即心氣之光明也心雖正通之精爽而人人皆能虛明就虛靈而言之氣也氣已自一原而異矣虛靈亦豈無清濁之分數哉是以栗谷明言虛靈有優劣今若主虛靈不昧而專言



明德則明德果不免爲分數矣得見寒泉論明德者以爲天地本然之氣人得之爲本然之心是卽所謂明德也此其心純善之本意而至於明德專以氣言之未知有前言之可據否不可知也以上許多說將明德大體而言蓋欲高明之一下諦省也未知以爲如何試就來論而言之聖人初無昏蔽之患豈無明之之工乎康誥之克明德實言文王能明其德之意或問已詳言之且聖人罔念作狂聖人之明德雖本自明豈或片時忘之而不加明之之工哉來論明德之明本屬氣不可與性一例看此殊不然明字雖因

心氣之虛明者而帶來名德旣曰明德則謂明底德也明亦德之明也章句曰昏明曰本體之明曰遂明之以復其初等言皆主明德而言之也不可以主虛靈而言之也此章句蓋以爲上旣言明德體段此又折旋言明德人人本自是明底德而以其所該底虛靈氣稟拘之於前動則或不無人欲之蔽於後顧此本明之德有時昏然其德本體之明本自在焉或因所感而發見如孟子所謂四端則知其明德之在我而擴而充之無時不加明之之工以至於有感則必直遂此德而以復其本初所稟之明德也云此昏明



復初云云皆主虛靈看者大錯矣不可不知也既曰氣稟拘之於前則稟賦之初亦豈無虛靈之優劣而雖凡人之虛靈皆是正通之精爽故未論優劣莫非虛靈底物事俱帶來而名之以明德且本主性而言不害於此德之純善何疑其有分數也此如仁義之性本該於心氣而元不以心氣之有清濁而仁義之有聖凡優劣也此固只帶明字而名之而已非以明德兼言虛靈如氣質之性之兼氣質言性也韓子三品之性亦從氣質而言性也至於言明德本體則不可比而證之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者何也既言明德則又不言新民者亦何歟且其下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變文曰致知在格物者何歟若曰物格知至一事不當以先後言之云爾則其下又何以曰物格而后知至耶云云明明德新民之中明德又是統言者也明明德者明己之德也新民者使明民之德也修身以上明吾之德也齊家者明家之人之德也治國者明國之人之德也平天下者明天下之人之德也能使家國天下人之德明之即其齊治平之止至善也故言天下處



特言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但平字之意在其中家國人之明明德而齊治者俱包言也天下平是八條目之極工而能事之畢處也於此而首言明明德者摠三綱八條而言也其意味精神極有可玩非聖人言約而旨遠何能說到及此○格物兩節之交變例而不用先後字者致知之工格物之外更無別伴工夫故只言在格物云而至於下段以格致次序而言則雖曰一事而不得不物格而后可言知至故其言後字亦文勢之當然也○途推順推來論反覆申言之意云者誠得之上言綱領處既順推而言之於此八條處先途推而後順反覆申明之也此亦聖人教人必明之意也

補亡章內有知之知或曰知之體也已知之知或曰知之用也小註已知即上文莫不有知之知審然則惡在其分體用之意歟

莫不有知之知即庸序虛靈知覺之知心體能知覺之知也已知之知即孟子先知覺後知之知此其知字之用處各不同也已知下小註農巖亦言其誤矣曾子曰大學一書都是曾子之言而於此稱曾子何也文巖以爲此說初非釋此章之義必是曾子



·雅素之言而有關於此章之意故門人引而記之  
別以曾子曰起之

觀於章句引此二字可知此十目十手之云是曾子  
之言於他事者門人之引而記之者可知所以別稱  
曾子曰也文巖之說然矣

德潤身心廣體胖此章章句心無媿怍等語雖屬  
於誠意之工而潤身心廣明是修身正心之效似  
與所謂誠意者不相襯貼

心廣體胖實屬正心修身而亦係誠意後事誠意則  
能至於此其下繼言故君子必誠其意此其謂欲正

心修身者必先誠其意也且章末心體字亦所以起  
下章之意也

修身<sup>止</sup>不得其正○四箇病痛皆人之所不能無  
者豈可曰一有之於心而便不得其正乎然則有  
所二字當作留着而不能察之意否

四有所之為病非有字病謂之有所然後為病也來  
諭有所當作留滯看者誠然顏子平日所樂孔子終  
身之憂此皆當憂樂而憂樂豈干於有所之謂耶有  
所之意蓋謂喜怒之事感於心則心斯喜之怒之者  
喜怒之正也喜怒之事去而心猶憧憧而喜勃勃而



怒者此所以喜怒之留滯於中而爲有所之病此心不得其正也心之不得正者有二病明道定性書有無將迎之語迎事未來而心去邀來之意將事去而將往即遠于將之之將心有將迎即不正之病也章句或字每以欲動情勝之用看故以栗谷之鄰於生知猶有致疑矣沙溪愚伏谿谷皆置之於疑義獨尤菴說詳見於大學正心章答李同甫書有異於辨疑可考也蓋人之本心怱憶好樂等情自不能無故此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也若此等之情留滯於中而不能察則必不能不失其正而其用之

所行四字勿貼於欲動情勝之用看推上而承心之用之用字看則即是此本心之用或於此不能察之後始有不得其正之云如此則或字實無疑矣來諭或曰以下雖不曉然而蓋有此意思矣

心不在章句君子必察乎此此字或指心或指心不存之病二說俱好但此字無甚力

既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云則其此字之指心不存而言者無疑何可謂此字無力也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慈母之保赤子必求其好而爲之究其不好而不爲之誠心保之故雖不能的中於赤子之心亦能不遠於其心矣人君之保民不聞其所好所惡而惟以吾心推之以求民心之好惡而爲政則雖不能的中於其心亦可以不相遠矣以兩化言之卽推化也

所藏乎身不恕胡氏曰所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栗谷曰借恕字而言忠然則其所以捨忠而借恕者何也且所藏乎身之身字不如此字其亦捨心而言身何也

此節所言皆恕字意也故其意蓋謂所藏乎身若無盡己之忠則不可以爲恕云其爲不恕者因其己言者皆恕字意故謂之不恕其不恕者己卽忠也此栗谷所謂借恕字言忠也其言極妙不言心而言身者不但心藏於身此本自修身來言身字亦自無妨矣上恤孤而民不倍○孤者指親戚之孤耶天下之孤耶曾聞遂菴先生曰親戚之孤也文巖先生曰天下之孤然老老長長皆是老吾老長吾長之意則獨於恤孤何必捨吾幼而遽及天下之幼乎文巖說恐不如遂菴未知如何

恤孤慈愛之意也以上老老長長文勢言之此當言



幼幼而必曰恤孤者愛吾幼之心人皆不學而能之民必不待觀感於上之愛幼而各自愛之且孤者四民之一文王之所先也慈幼之道必先於一家之孤兒而恤之亦齊家之要道也果能恤孤則在下者亦觀感而不倍於是各自恤其孤於門內矣此不待先儒許多說而自可知矣丈巖公之見未敢知也昔季鄙人自江上歸路拜於文翁丈翁挽余畱止爛話經義到此而其言果如此屢辨而終不入歸後以書引尤翁語言之而亦不從矣

絜矩章句矩所以為方也云云

絜矩之義無他矩曲尺為方之器也為方者雖作大小千萬箇方形不過以一曲尺絜而方之則無不方矣人君處九重之深御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其心之所好所惡無以人人而問之則其何以知之但觀於吾之老老民亦老老吾之長長民亦長長吾之恤孤民亦不倍是可以知民心之與我心皆同也惟推我心之所好則天下人之所好可知推吾心之所惡則天下人之所惡亦無不知直從吾心之所好所惡而好者施之惡者不施之則斯可以一如民心之所好惡矣此不過以吾之心度民之心而無不當也正如



絜此曲尺準之為方而方無不方矣如此則真所謂  
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也天下豈不平乎絜  
矩之義只取推此度彼之意云來示規圓云云以規  
為圓亦與以矩為方一般也又其轉而至於知圓而  
行方等說全非傳者絜矩譬諭之意也許多說皆不  
須論也絜矩之矩不踰矩之矩矩字之取象皆同蓋  
以為方之器比之於一心之理矣

唯仁人止惡人○仁者愛之理今以愛人為仁則  
可惡人即義之事而此曰唯仁人能惡何也

仁者公之理公然後能仁惡其媚嫉者固義而必至  
公無私然後能惡其可惡者章句至公無私故能得  
好惡之正者以此也此所以仁統四者也且惡惡人  
所以除人之害而同於愛人故所以惡惡人為仁者  
之事也

君子而未仁詳饒雙峯曰如漢元帝云云元帝是  
懦弱者豈可方於君子而未仁者耶

饒氏漢元云云凡引事之道不可一轉再轉而比較  
看去亦只舉望之恭顯而言其用捨之不能盡其道  
而已漢元之為君子與否不須論也

此章反覆申言者皆釋絜矩之義而自節南山以



屏溪集 卷之二十四  
下至舅犯云云中間或說得喪財用內本外末之  
戒悖入悖出之訓無不詳言而恐不能與絜矩之  
義節節相關

末章合二十四節而絜矩之意無不流通來示舅犯  
以下不能與絜矩之意相關者不然蓋此章以絜矩  
二字爲平天下之要道首節特言人心之皆同而所  
以有絜矩之道第二節明言所以爲絜矩之方第三  
節第四節言能絜矩則國安不能絜矩則國亾第五  
節言人心得失係於絜矩與否第六節先慎乎德至  
十一節康誥云云因財貨以明財貨人心之所同欲

故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失民心反是而能絜矩則  
民聚之義以及於得失楚書舅犯兩節承上節財聚  
而將起下節用人故於此變貨言寶兼言寶善人寶  
仁親之義即傳文上下章承接之例不必如雲峯之  
別作一段矣第十四節秦誓以下至十七節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皆言用人而其好惡人之不拂於  
常人之性者亦皆絜矩之道也十八節是故君子有  
大道特言忠信則不違於天理推之財貨用人不待  
絜矩而自然無失於民心驕秦則反是云矣十九節  
生財有大道以下至末節重言財用蓋有國者無財



原漢集卷之二十四  
用則無以爲國家而人之私欲皆由財用而生爲國  
家者以財用之不可無而有意於財用不念民心之  
所同欲而只思聚斂則失於絜矩之道而民散國亾  
必更言財用而眷眷於絜矩之意者節節無不關照  
矣至於末節小人云云亦承上用人之意以謂財用  
之不能絜矩皆由於用小人之故矣此其意極深切  
焉不可不留意看也

答朴君舉

重標○己未

獨子出繼大宗而有二子其次子欲主生家祭祀  
生祖父母之喪當服喪否

出繼子之子雖本宗無後還奉生祖父母之祀既無  
以繼世矣題主當以顯從祖父書之無有題何以承  
重服耶以禮言之大功服盡亦當撥几筵矣

答尹子明

在晉○丙辰

周卒哭而祔殷練而後祔夫子之善殷蓋泛論二代  
之禮也非謂卒哭後有故則必待練後也鄙家於卒  
哭之祝已告來日躋祔之意而其日遭室人喪不克  
行祔矣後喪葬畢則已告之祭不可等待練後故具  
由告於几筵而行祀蓋與練祥之遭同宮喪過葬退  
行同例未知講禮之果以爲如何



與尹子明 壬戌

士踰月云云古註疏殊多煩亂雖不可全棄而亦難與程朱折衷之說一切遵信也此本出王制註註之引孔氏踰越一月之說者元非取證之意實斥其不可通矣夫大夫既除死月而三月葬則通死月而爲四箇月而葬矣諸侯天子亦當以六月八月而葬之其必曰天子八月諸侯六月大夫四月士三月而今不然但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矣其除死月之意上不及於天子諸侯下不通於士而獨於大夫而言之者全不成文理亦不成理致矣只

其以士謂踰越一月爲三月而葬於大夫無等級故不得已遷就於大夫而又有除死月之別例可見其求說不得矣第輯覽與源流取王制註而只舉孔說不并及註說所斥之語有若註意之亦取孔說者然不敢知也以左傳觀之大夫三月註謂不踰時士踰月註謂過月其不是四月與越一月之意者昭然矣







